

廣東通志

卷三十八

內閣文庫		
三九六九	六九二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三九六九	六九二	函
架	冊	號
(三五本)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532)
函號	291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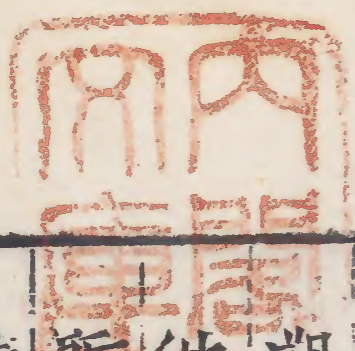


廣東通志卷第二十八

禮樂志三 書院

淺草文庫

書院建于海嶠者盛矣其鹿洞鵝湖之流風乎始
甘潮之歸山為昌黎也繼以韶之相江為濂溪也
文起八代之衰道承千載之緒而通情思於周孔
溯淵源於伊洛所以嘉惠吾人者至矣碩士名儒
往往彙興李渤象山豈能專其美哉自是忠賢之
所過化鉅公之所樂育莫不倣焉而俊髦嚮進者
講授藏脩恒必居之仰高山而承宇頰中泚而結
構宅幽選勝銷滌緇黃於崇文衛道亦有摧陷廓



清之功焉今天下徧設學校教化熙洽而書院迺家塾黨庠術序之比皆所以為成德達材之地也矧物在官則難親教近民則易達是安可廢哉故詳其興脩錄其記勒雖館塾精舍亦得附書

廣州府

濂溪書院祀宋廣東提刑周敦頤舊在府城春風橋

北宋趙抃詩吾聞山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處濂溪派泓渟遠城市繁靜去塵壒毫髮難遁形鬼神縮妖恠襟懷合仁智丹青甚圖繪固無風波震但覺耳目快琴樽自逍遙一堂不為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為隘石葺足以羨穹魚足以鱸飲啜其樂真靜正於幽邃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孕清德游詠吐瓊貝何當元季毀正統二年有司於藥洲結良朋講習取諸允

之西奉真觀舊址重建前為正祠三後為演極堂三

兩廊有東西齋舍各五間左育郡邑秀民右育武官子弟各延師範教肄前為

三門翰林學士楊溥記斯道關乎世道顯而事晦而

異端邪說蠱惑斯人莫知所向爰及漢唐間有賢智之士以其學之所至鳴於世亦不能醇而無疵豈非於理之本原有未究乎世教之不明人心之不正固自如也遼遼千百年而至於宋公生於其時發明太極之理以見天地之對待日月之盈虛山嶽之峙江河之流人之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鳥獸草木之飛潛動植帝王之所以治天下國家曰天德曰王道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皆一理之流行順則治逆則忽自是學者有定見生民耳目豁然開明使公得用於時行其所學則足以弼成仁化利澤蒼生而徒託之圖書不能見諸行事惜哉然其績絕學啓正傳俾聖人之道大明於天下後世公之功不在孟子下公嘗為廣南轉運判官州人祠之為立書院以教士子歲久隳廢都指揮僉事鳳陽張公玉右布政使荆南

劉公未清按察使崇陽楊公昂倡義協謀做其規制
易舊為新暨諸僚屬咸捐俸廩下及耆民勤相助役
祠之左右創建齋舍左居郡之秀民右居武官子弟
經始于正統二年冬十月明年冬告成屬予記其事
嗚呼公有功於世教與人心相為終始連師藩憲為
國家宣化表帥人心此舉其先務乎同事者亦可尚
也列名成化七年重脩建愛蓮亭于湖上督學僉事
於碑陰城西南隅藥洲之上有瀟溪書院屋凡數十楹中祠
周元公莫詳所創始而重建於正統丁巳者則少保
南郡揚先生記焉天順癸未予提學來廣間即祠後
演極堂召諸生講論斥市喧密邇明年監察御史涂
公伯輔按部至命工取礫敷砌崇墉闢其前池四岸
北立愛蓮亭南設戶高人跡稍至成化辛卯春按察
祁陽管公元善蒞任于茲月朔謁祠視池積淤坵植
草不茂乃溝東岸引淤流灌諸海移亭池中傍植蓮
數百書愛蓮說謁于楮復剪蕪穢出奇石雜種花竹
休暇樂客于亭清風迺香止水涵碧天趣愜于人心
者多矣嗟夫胸中風月服裏陰陽澄波湛于天光荷
翠交于庭草斯殆千載無窮之趣元公得之於古吾

人希得之於今方來續
得者容有既乎謹記
嘉靖元年遷瀟溪祠于粵去

山下改書院為提學道

粵洲書院在越井岡麓成化二十一年郡人黃畿築

室讀書扁曰草堂嘉靖七年佐重建十二年巡按御

史周煦建逸士坊於其南十四年巡按御史戴璟改

為書院布政司叅議汪思記
城之山維粵秀厥東

堂在焉稱粵州者負山而瞰海故也太史為子言曰

此故老氏之遺也成化乙巳先君子粵州府君得其

左隙而屋以居是維草堂之始後乃毀老氏立明道

書院祀于程子草堂地入于院以廢嘉靖戊子董學

者合祀諸賢子周元公祠院又廢不肖以為是有先

人之遺跡焉神其或在乎廼市之官全有其址建草

堂五間前為環碧塘為慈淵橋後為清虛洞洞之上

為世祐祠祠先君以上及先祖雙槐府君凡子孫有

功德者嗣是祠之其上冠以萬松有岡以藏先賢曰
 飛鞅丘左有岡特高而夷棟宇之曰玄覽臺先人當
 賦玄覽故也又右有巢雲軒隱蔽松篁中右有玩梅亭
 乃先人手植名亭若軒皆摘先人詩語也不肖棄官
 而歸時於比揭虔焉又或陟降覽觀景與日謀道以
 神會若先靈之啓予而山海之送欵也庸選其尤而
 表之左曰軒轅谷曰采真逕曰潛科井右曰桃源焉
 曰放鶴岡曰遊鹿坪而塢有兆域焉假之功而積者
 曰蓮池曰竹嶼曰荔塘構石亭於塘上荔陰中曰涵
 一亭循竹嶼而入有泰泉精舍左有希齋右有拙窩
 其來學之居則有漱芳館蓋先人遺芳而不肖漱之
 諸子又從而漱不肖之漱云爾於是繚以周垣而署
 其前曰粵洲書院慨夫興革之無恒而結構之多艱
 也歲時葺之庶幾先緒之弗墜云予聞而作曰黃子
 良圖哉肯堂以構哉粵有秀時維洲哉予將往觀之
 既至則又曰信黃子之言也夫是故有孝思之則焉
 有冥搜之隱焉有望遠之暢焉有靜觀之得焉有來
 朋之樂焉孝思之則仁之昭也冥搜之隱理之玄也
 望遠之暢氣之冲也靜觀之得物之善信此五者君子之
 善之信也仁昭理玄氣冲物孚善信此五者君子之樂

所以自責也是故仁不昭則人道廢矣理不玄則
 載昧矣氣不冲則心志節矣物不孚則機心生矣善
 不信則道德孤矣美哉草堂中為世祀祠常於草堂
 講授者粵洲草堂講學條約吾德業未脩學術甚陋
 病不能日日從事每月用三六九日會講各備几卓
 左右序坐推年長者有才幹者綱領之每遇講日輪
 事二人司茶一人各敬爾儀交相敬戒毋得虛應故
 其一日親義序別信為五教之目此即吾儒所謂道
 學也每講日先講四書次講五經暇或講性理鑑史
 於古今彝倫常變必為諸朋敬敷之幸反求諸身忠
 若事干倫理如冠婚喪祭之大者相與為謀務盡忠
 告此外請免言及○其二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爲學之序所以學乎達道者也宜各携紙簿一
 扇照四書大序樣式及筆硯之類遇有論說隨便記
 錄若考識即於記錄之後作稿騰真送論說批改庶為
 簡便吾所講者先以傳註為主詳說明白務盡學問
 工夫次以諸儒之說與朱子有異同者反覆折衷務

盡思辨工夫仍冀見諸躬行毋得徒事口耳若吾所
見未是許於簿內開註請益○其三日言忠信行篤
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為脩身之要此即篤行之大
端也學問之道在求放心之心之放多不自覺何處求
之只在言行相顧而已言能顧行行能顧言自然謙
和謹恪心便常存久則不怨天不尤人不遷怒不貳
過所謂孔顏樂處若在其中矣諸朋當為躬行君子
先宜盡洗俗態每於夜氣清時歛神靜坐用朱子調
息灑灑之自覺平日言行差繆所以招悔尤處朗然
明白所謂心之神明真不可欺也則改之無則加
勉正在此時主靜立人極其要亦在此其實吾所自
得者幸相與勵焉○其四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為處事之要蓋合義與道是曰天理事
之可對人言者也無愧作所處之事亦不可對人言
人言者能事事體認天理處將去切勿瑣屑計較
功利此心自無愧作所處之事亦不可對人言
養氣配義與道者於是采在幸相與勵焉○其五日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接物之
要此即所謂忠恕也人所以不能忠恕者只在自以
為是而責望於人太深今與諸朋約凡交際之時以

存渾厚人有長短不必彰揚惟點檢自己已缺失為人
謀事必忠托人謀事則不必盡人之忠如此日用功推
類以及其餘則非徒全交實為養德○其六曰興於
詩立於禮成於樂乃為學始終之序吾今講學不敢
新事科舉藏脩息遊畧儀節通曉黃鍾含少聲律及善
禮服明習冠射等項肯從我遊者敢不延接○其七
鼓琴瑟吹笙簧等項尚奇澁殊遠詞達之訓鄙見謂
曰時文之體近時多尚奇澁殊遠詞達之訓鄙見謂
體格當宏闊如天地之為量說理當詳悉如日月之
為明覆載之中萬形錯焉巽臨之下五彩彰焉乃可
謂之文雖不求奇而奇亦備矣若捏為險語自附左
傳譬諸幽暗不岩厓自生鬼魅可乎不可乎經書為
然所關係氣運不奇澁者一切屏去幸與賢經書為
坊所刊時文奇澁者一切屏去幸與賢經書為
日吾福性喜山水每見草木蕃殖流水浩蕩覺得
天地生物之心與吾合講學有暇與諸朋息且游焉
須要識得吾與點也氣象幸勿以為迂凡書院風景
頗類舞雩之下草一木童僕不得損折違者必罰
十五年巡按御史陳大用於草堂前隙地建泰泉精

舍

迂岡書院在粵秀山下祀諭德倫文叙其子御史以諒建

白山書院在府城北嘉靖二十四年巡按御史陳儲秀為祭酒倫以訓建四海儒宗坊

泰泉書院在栖霞山上嘉靖二年建黃佐興造記元
山謂興作達于興作故事有守也是以古者不
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實澤故水土演而民用也
在唐虞惟禹奠之然後後烝民乃粒文敷斯達故
頌稷之詩曰奄有上下績禹之緒商人頌契之詩曰
洪惟祖德萬世無疆下土方皆揆所元也民富且
教諸此乎後世之政山川弗寧民罔攸麗而徒曰興
雲之半未泰之泉出焉水脉左右並發相去不五武

注如鏡如嘉植滿哈岬中又經緯之匯于崖南潛營
循澗而西珮鳴璆然也宋天禧間有好事者以地在
羅浮西巒乃結茅其上以埃飛僊之來扁曰栖霞堂
崔清獻公登眺說之於其前太霞洞右築庵游息今
雖蕪沒人猶持曰丞相庵云正統末妖僧德存言于
中官阮能曰此景泰禪師卓錫泉也適景泰改元詔
至耶稱禪師出世偽亂適能罷鎮守北還德存就擒
龍八部統領村岷扇立寺額遇佛生日作賽會立天
禍變乃已弘治初大父雙槐府君卜壽藏於泉之西
南聚龍岡而德存之徒賽會誼囂猶故也正德戊寅
僧戒德容廣決潤水南趨阻以石防時潦湧崖善崩
御史山陰毛公鳳登白雲經其地顧濠潦水崖善崩
嘆曰山川之道與政通矣水逆而山瀆乎民性逆
而壤國也今崗寇披猖不肆不執無乃導濬而通之
禹尹王君澄遠治執孽黨及其僕羅表導濬而通之
僧詭投武帥躡丞相庵留石防以漁嘉靖改元臬副
崑山魏公校以董學至大毀寺觀泉上復武彝憲檄
郡守簡侯沛率者民躬視之顧泉上復武彝憲檄
虧成蒞當芳春伐木斧斤錚相聞泉上復武彝憲檄
寧於言于部使者暨藩臬驅群髮剗厥居使陟降

罔或不宣奠厥山泉激于石潦漂及郊民苦無定極
 而墓隴就鑿僉謂流弗順川弗寧又言于部使者暨
 蕃臬夫其漁防醜為長渠俾循聚龍岡而南與北坳
 之水會注于東莫厥川微諸舊志復名其山曰栖霞
 直三曰泰泉已乃召承寺基予以先塋伊邇買于官
 祀祖考維山崇崇衛我窶宮呂吾道于無窮伊侯之
 功維水濔濔維東是循維潤澤于吾民伊侯之仁維
 筆以紀勒于貞珉異生我禾黍淑我髦士甲申孟冬
 十七年都御史張岳扁堂曰棲霞左祀先師右建黃
 氏先祠○祭政吳桂芳燕集詩山靜開玄圃堂深瞰
 白雲來遊際寒食把酒失炎氛○黃佐次韻栖霞展
 望分漪漪風動處應似草玄文○黃佐次韻栖霞展
 瑤席飛蓋凌喬雲虹澗泝清瀨鶴臺飄紫氛風和
 鳥語合日麗江煙分自笑匪逋客山庭休勒文

矩洲書院在府城西門外侍郎黃衷建與其第都事
 聚講授於此學士黃佐記廣城出西闈里許半塘之
 滋闌闌稠挾如無隙焉閱十餘舍入高

閣則升荔載道平疇彌望雲蘿煙水遠混天蒼是為
 矩洲書院吾宗識橋公之所棲運也隄以珉瑰四
 如截紺碧亭中跨以象直養窓牖壘宇庭靚深則浩
 象大森列竹栢以象直養窓牖壘宇庭靚深則浩
 然堂也堂左燕居曰天全所庭時二軒東曰青泛西
 日素華微諸形色茲固懷仁義以全其天者歟前為
 草堂曰鷗席忘機事也其東繚青而園屏以援樊嘉
 疏美箭迭相經焉名其謝曰後樂匡時之憂釋然矣
 往來湖上倚闌睇遠雖黃灣靈鬱迥不可耶然嵐輝
 候在襟袖遠芷邇片因風獻馥遊鯉鳴羽飛泳上下
 萬彙呈能若借人嬉者扶輿清淑何適而飛心會乎
 離而觀之天在鏡中隄與州協表裏蓋矩如也迹公
 平生經邦華國名蒲朝野位至司馬籲休南歸逢時
 之媚氣不少屈故稱公大節必曰方云矩實象德選
 勝云乎哉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詩曰有覺德行
 四國順之覺以言乎大道大也方在其中矣直而不
 方脂常嵬瑣奚其大是故仲尼之方不踰矩子輿之
 動心用此道也然則公之所養際可知矣歲戊申窮
 獵將春景物駘蕩承公嘉招與侍御韶山黎公暨諸
 第子偕往是日也湖光赫曦入席成霞臯鶴谷鷺與

人謂答既觸且詠相顧樂甚有作而言曰惟公誦法
孔孟追魏衛武年近期願而尤好學不倦甚盛德也
其必百世祀於斯乎公笑曰嘻有是哉固吾子若孫
之志也乃伐石俾佐載筆以昭來許匪直紀一時之

天游書院在浮丘之南府尹陳錫建為家塾尚書林

城之山其最勝曰白雲曰西樵故為方外之所附著
自陳石齋養尚白沙氣義歆發高奇之士往往托山
水自見西樵又為天游子之泉石方西樵主之
或流遊以終老或命物以寄興氣機發祥雲物生色
始覺二氏不能獨當之者固吾人也天游子請予
雲莊請記按白雲去羊城舍許所謂天南第一峰也
以山多白雲故名又洞曰白雲曰紫雲臺曰鶴舒澗
曰蒲澗幽邃清野相傳安期生餽九節蒲是澗故宅
白雲也繆悠之談吾惡乎及之天游子有歷徑以去
是山一夕夢異人謂曰盍往天游指所歷徑以去翼
日意行青碧間度古澗懸長松殘字隱隱厓壁曰天

游曰雲卧方悟夢之為真噫異矣夢由心生者也虛
故神神故感然綠未斷凡局依然無越魂南枕中
之記而剖腸授筆始又雕刻銘檠無謂之彌文蒙莊
子曰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有天游無係也升落非
譽無足介于中遊太虛寄霞外以自適脩絕出塵之
趣夢之所告心之神也神之所感心之寂也而真境
固在則夢非誠夢而真者也言念疇昔誰固為之
於今誰因授之真而夢者也天游子有四方之事而
孤風遠韻決不使列壑獻嘲兩雲騰笑無害乎夢亦
無失乎真易曰時止時行動靜不夫其時天游子知
易者而竟歸于夢則又天地萬物所不能遺天
游子又惡得而避之天游子陳姓錫名祐解字

大科書院在南海縣西樵大科峰下編脩湛若水講

學之所正德十六年有司為建太史坊脩撰呂柟記

甘泉湛先生與其徒講道之地也西樵山在廣東會
城西南百二十里南海之昂安方四十餘里凡七十
有二峰大科乃其第一高峯也丁丑歲甘泉先生守
史官以毋夫人憂去免憂乃自增城三百里外携家

隱焉陟相原嶽得大科在小科之南群峰中獨崇廣
 大科之下為煙霞洞又其前作樂閣閣下為門皆西
 堂又其前作正義堂又其前作樂閣閣下為門皆西
 北面門外朋石矗立如雙扉然亦曰石門大鼓石在
 如芝之左其于雷壇峰皆萃奇偉也金鐘山石在石
 門之右北與鷓鴣嶺諸峰並峙大鼓石者山石人以
 名也金鐘石者山人以形名也古者學設鐘鼓以考
 業斯也石其天設乎已庚之間四方學者雲集諸生
 乃作疑道堂三楹於石門之西亦進脩齋北面左右
 有館曰寅賓亦如堂其南作進脩齋北面左右移皆
 有業館亦皆北面其北作敬義齋館以對進脩齋制
 亦如之又作業館二於其前東南面以與寅賓館上
 對乃作禮門于二館之中肅曰大科書院程鄉人監
 生陳洪顯置學田二館之八畝則在山下之百濬里請
 記焉呂柚曰嗟乎自宋程張二氏發揮孔子孟論仁之
 旨其後教者罔或知授學者靡或肯求故斯學鮮矣
 昔泉先生之在大科訓規自諸生動靜服食之微性命
 哉近嘗讀其大科訓規自諸生動靜服食之微性命
 舉業之通童僕薪水之細莫非據仁以陶鎔學者也
 若能守之雖頑如石可純懦如粉可強昏昧如醉夢

可醒躁妄如猿猴可定殘忍如豺虎可慈捕昔為先
 生禮闈所取士每謁先生聞言斯憚觀容斯肅退其
 嘗不矯揉純質以免愧也今大科之士親受規訓其
 所得必有多於我者諸君今次第而還西樵其常如
 先生之在大科乎幸勿止
 以山水之佳而空自適

石泉書院在南海縣西樵山紫雲峰下吏部員外郎

方獻夫建藏書甚富後改度於廣城西門外龜峯寺故址今盡被人盜去

四峯書院在南海縣西樵寶峰下主事霍韶建

鼎齋書院在順德縣宋參軍麥雷奮建久廢嘉靖中

行人麥春芳重建內有參軍墳

羊額書院在順德縣羊額堡宋淳熙間邑人盧滄建

錦雲書塾在順德縣登洲村永樂中里人何宗順宗

和延解元曾節教其鄉人因建

青雲館在順德縣平步村宣德中鄉儒唐豫建

養正書院在東莞縣水北岸永樂初里人陳壬秀建

鰲臺書院在東莞縣後街邑人知府王恪建

菊坡書院在增城縣鳳凰山下為宋丞相崔與之建

仁山書院在香山縣治後知縣鄧遷建學士黃佐記

君宰吾香山政成無事顧縣治後坡地翳奧草間所

謂仁山也荆而登焉四周幅員將二百餘武業為鄭

圃誼而歸之乃與察家躡觀心游三舒迥臨千里蓋

為潭洲為金星為三洲諸山碁布海上又十里許為

雲亭為張笏白東北迤運而西勢夷而紆又三里許

東為蓮峯與城臺武山對峙中則斯山主焉其南貴

峯尖聳高雖十倍然頽仰拱揖若共几席蒼碧四出

翁然飛動其殆靈境也乎聞諸輿人曰是宜構以稽

經誦政者也君題焉於是僦工冬隙肇建書院東西

為二夾道其一長一長二十有七丈循公堂之南抵

達其一長一十有七丈循公堂之西洞門而達

為堂三間高二丈深三丈二尺而闊過之由大門北

入循西階門而升則雲霞草木霏布滋蔓者入人懷

袖畢萃於前堂背築基高二尺構臺三間深三丈三

尺其闊如堂扁曰仕學則讀書處也山形益以完盱

眇益以廣嵐蒸輝燁寘合萬化益以啓潛潭之思又

自東階門而入為豐樂園其衡一十有二丈其綴一

十丈有奇凡夾道臺園皆繚以垣其周一百五十有

二丈形勢高曠土宜植物松檜花竹叢栽其中垂陰

廣東通志卷八

禮部

一

民關政若斯之懿者乎黃髮青衿番番先成造

象山書院在新會縣城西元隱士張撝所居後為寺

嘉靖二十二年改建

崇文書院在清遠縣城內嘉靖十八年僉事李文鳳

建

丞相書院在連州嘉魚場左宋相張浚貶居於此後

人建書院祀之

南軒書堂在州學明倫堂東

尊韓書院在陽山縣東唐韓愈讀書于此後人因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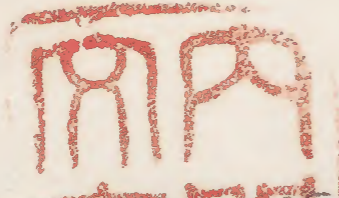
書院

韶州府

相江書院舊在府學東宋乾道庚寅知州周舜元建

祀濂溪先生周惇頤淳熙十年教授廖德明增脩

記秦漢以來士不知學言天者遺人而天無用語人
者不及天而人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
器志上達者不務下學而弱於空虛優於治已者或
不足於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
推之也夫如是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
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世者不至老死則
不止而終亦莫悟其非也宋興九疑之下春陵之墟
有以濂溪先生者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
有以關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為中正仁
義者得以知其所以自來言聖學之有要而下學者知
勝私復禮之可以馴致於上達明天下之有本而言
治者知誠心端身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言
接洙泗千歲之統下可以舉而措之於天下其所以言
而規模宏遠矣是以人欲自是而不得肆異端自是



而不得聘蓋自孟氏既沒而歷選諸儒受授之次以
 論其開創興復汎掃平一之功信未有高焉者也先
 生熙寧中嘗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於詔
 洗冤澤物其此足以遺烈慨然求懷始作祠堂於州
 講堂之東序而以河二程先生配焉後十年於州學
 廩君德明至故宇摧剝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明年
 廩增廣而作新之像設儼然列坐有序月旦望率諸
 生拜謁歲春秋釋奠之明日則以三獻之禮禮焉而
 猶以爲未也則又曰取先生之書以授諸生曰熟讀
 精思而力行之則其進而登此堂也不異乎親炙之
 矣又明年以書來告曰韶故名郡士多愿慤少浮華
 可與進於道者蓋有張文獻余襄公之遺風焉雖然前
 賢既遠而未官其地亦未有能樞衣請業而得其學
 名世大賢來官其地亦未有能樞衣請業而得其學
 之傳者此周侯之所為倦焉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
 於後而不敢忘也今既訖事而德明亦將終更以去
 矣夫子幸而予之一言庶幾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
 也足亦德明之願而諸生之幸也廖君嘗以其學講
 於熹者因不復辭而輒為著先生倡明道學之功以

示韶人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又淳祐中提刑
 記其作興本末如此使來者有攷焉
 揚大異改建于帽峯麓濱于相江大異記淳祐丙午
 平事蒙恩除憲時經剛鐵慈方公來見曰吾不賀子
 之得遷而賀子得瀛溪之官也瀛溪自漕易憲在尚
 江十閱月而歸迄不復出矣先生暮年之事必有遺
 澤可考者而未之見也今王序有書堂而韶獨闕焉
 大其有待於乎大異應之曰道猶元氣也有天地
 人物處即有此道有以待得此官而後存焉惟是年冬
 溪之徒者共商之豈待其官而後存焉惟是年冬
 至曲江求諸文牘訪諸故家則咸無存焉惟是年冬
 二先生作祠堂記所以原天人之理發圖書之奧昭
 如日星越三日謁祠弊廬三問蓋在後圃而會仙之
 樓丹荔之堂乃雄峙左右因謂然歎曰豈有貪福祥
 後遊宴而輕吾道一至此乎翌旦集羣僚與士而言
 其故欲擇一爽勝地創為書堂聚士以祀而習之自
 太守而下皆欣然而作曰願効力惟所命即日相攸
 得地於帽峯之麓相江之濱越月而成右為祠五間
 繼以講堂間亦如之左為兩齋皆五間外為三門總

而翼之以室浚井闢池開垣四周幾二百尋廣植松
 竹閱壯甲一方不役之民而速辦諸司相與佐之教
 養之需於是粗備既成四方來觀雖黃童白叟呼往來
 於閭閻城市鄉村問者曰吾濂溪先生祠也嗚呼先
 生去此其久矣其感人如是哉豈非道在人心自有
 與天地相為長久者乎八月既望迎先生像侑以二
 程朱張大合侯士舍菜而告之曰太極之極者該天
 物而言之也吾身雖物之一然太極之極者在吾身全
 具不足無有虧欠自吾之父子兄弟即吾身而推之
 嘗不在此焉須臾不可得而離也即吾身而推之
 即人物而推之天地一理所通位天地育萬物而成
 位乎其中矣秦漢以來學者或求之淺近或求之虛
 寂淺近則為申商虛寂則為佛老惟先生即太極陰
 陽之妙善惡萬物之殊無有遠近幽深一以貫之先
 生豈天人也哉亦不過以一己性分之本然體認得真
 而已桂嶺峻天流而東者為韶廣流而西者為濂溪
 地如此其近也先生在此五羊逾半載而西者為濂溪
 如此其深也先生在此五羊逾半載而西者為濂溪
 來諸賢相與講論森繼之學如此其碩六光明也吾
 徒第以此身之所常行者體而求之則極固在我行

餘師矣苟舍夫理氣身心之切於我者而馳騫於
 深曠蕩之境或牽於勢利情欲之私則此極既離於
 無以為生矣繼自今其勿替引之則庶幾乎此道之
 可壽於無窮諸生皆曰然因記之石使來者有考焉
 別有紀錄擇其要疏於碑陰云寶祐二年提刑吳璵
 請于朝賜額曰相江書院黃必昌記畧孔孟既遠師
 為備駁自為消長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教不得盡行
 於天地之間久矣在漢惟董子在唐惟韓子學者知
 有所師而所以師者或擇焉而未精語焉而未詳也
 直至周子而示人以剛柔善惡中守之所以不同而
 使人自易其惡自全于中然後有所以變化人之氣
 盡夫師道之責而可輔天地之性也立心為生民立
 出而善人多矣受天而為性也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豈
 不信然夫人多矣受天而為性也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豈
 不同者陰陽五行之雜也然二五氣也而理之實然
 者常行乎其中即所謂誠而誠即太極也而學者必務
 實必端本乃所以思誠而誠而誠而誠而誠而誠而誠
 互相發明者也學者之講於窮極也幽眇然而未

務實端本至於變化氣質則講論雖精於我何與哉
 夫張余二公韶人也氣質之美多與道合時元公之
 教未行也元公之教始行於韶而朱張二夫子有文
 章明之韶之人未能有趾美於前如張余公者則實
 之必務本之必端乎咸淳末燬于兵元至元十八年復
 者盍反而思之乎建光風霽月亭後至元二年盜起遂為
 建矢曆二年經歷王方貴山亭後至元二年盜起遂為
 丘墟洪武初知府徐炳文重建元祭酒許存仁記洪武
 江書院成越十有一日丁巳太守徐侯炳文暨同知
 指揮使司事張侯秉彝率文武賓屬行釋菜於祠下
 於是邦之人士合辭來請曰方宋熙寧中周公先
 生來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尋改提點刑獄公事而
 治於韶者幾一歲其言論風化之所被所以感乎人
 者蓋久而未泯焉後之臨是邦者嘗為堂以脩祀事
 而專祠之設則猶未及有興作也淳祐丁未提點刑
 獄公事楊大異始創書院于帽峰之麓相江之濱中
 為祠堂以祀元公而二程夫子文公朱子宣公張子
 配焉旁翼兩齋置第子員使習其業繼其任者益加

增廓而禮殿倫堂次第畧備遂以上聞於朝得賜
 額仍列諸學官著為祀典宋社既屋書院亦廢後十
 五年富至元二十有八年辛卯太守張侯傑復為芟
 除荆榛重立棟宇而春秋之饋奠師生之肄習亦久
 而無曠墜焉元政不綱湖湘盜起未幾書院鞠為茂
 草軒人遂奉元公之像歸於郡學未幾書院鞠為茂
 又十三年適逢聖天子興王之會幸有賢師帥以
 任表章之寄而輪奐維新舟楫有耀獨可以弗之紀
 乎先是徐侯既視事首謁孔子廟見元公之像于學
 之別室詢知其故則毅然以爲己任因以諭于同知
 段君原通判蕭君隆經歷楊君居禮而議以克協遂
 為書下屬邑俾之經度其役以謝君仕毅承命恐
 後移檄縣丞鄭君和程督其功凡門廡堂宇齋
 月甲申始事至是僅三閱月而卒功加矣乃迎元公
 廬之制卒傲其舊而堅緻闕而卒功加矣乃迎元公
 之像就奉安焉仍聘郡士為學歐陽文忠公之言曰古
 者致治之盛衰觀其學之興廢豈不以湮之民成俗之
 本有其效歟元公之學振起於聖遠言湮之民成俗之

其真知卓識之奧用能上承洙泗之統而下啓河洛
之傳其爲事偉矣故雖遐陬絕域四方萬里之外皆
知讀其書而學其學矧韶爲過化之邦其遺休餘烈
其有存焉者乎徐侯所以亟焉圖其崇祀以風勵乎
韶之人者其意固在矣然而考求書院之言豈偶
有餘年之間每與世道相爲升降則文忠之言豈偶
然哉自今伊始凡韶之人相與進趨堂陛之下者
可不益思政勉矜奮刮磨其偏破荒陋之感而涵濡
乎中正仁義之歸出爲盛時之秀民乎是徐侯之志
也抑又聞徐侯之爲政敏而有方其尹彭澤守分寧
皆開割於復興之初而城郭道途邸舍倉庫傳遞靡
不脩飾於廟學尤特所重焉其在韶也亦然皆可書
也
正德五年知府華臬重脩扁曰濂溪書院自後鄭
騶周叙彭大治符錫皆增新之
龜峰書院在樂昌縣城南嘉靖十九年知縣張堅建
符侯劉節記龜峯書院碑何紀穎江符侯之功也紀

昭侯功也碑書院昭侯功何龜峯樂昌冬山也屋以
祀淫故矣侯昔典判韶郡撤而去之改祀昌黎韓公
以其上久且頽矣侯意重葺以復舊觀書院之設靈秀
萃焉侯意創造浮圖與塔岡並以表奇勝興士振民
之功於是乎在樂昌父老問之則欣欣然有喜色相
告曰幸哉今吾士民一進於古管也未逾時侯徵爲
太常矣厥謀未成恒切望之不數年侯自太僕進守
韶郡樂昌父老復欣欣然有喜色相告曰侯來矣幸
哉今吾士民一進於古管矣爰率其子弟趨侯庭下
聽而請曰書院聿興公功茂矣岡峯浮圖庶並作之
敢丐公命侯可之出贖刑金如干屬縣令張堅董其
役學博士盛攝王昱陳祚學官弟子鄧直贊相其事
經始於十八年臘月甲子昌之民金者帛者穀粟者
泉而貨者肩摩而至購財鳩工陶甄運甃爭先恐後
不二月厥功告成可謂敏矣昌邑文風士氣倍徙往
昔英俊挺出追曲江武溪之盛自茲攸始侯之功於
是大矣侯嘗築長堤於韶艸城東以止崩壑之患造
舟爲梁濟病涉於西河之許開鑿滇陽之峽險阻
去陸走水浮者如履坦途不世之功皆可書也縣令

龜峯書院碑記

劉節

何紀

聖蹟遺諸生鄧敷榮不遠數百里登越嶺請紀侯功
 以告來世可謂曰知節也劣謹述其事俾勒麗牲之
 碑而系之以詩曰瞻彼龜峯有巍其巔巒立盤鬱靈
 秀蜿蜒昔也構祀翦茅而屋惟以宣淫匪曰徼福撤
 而新之堂斯室斯周情孔思仰止昌黎載顧塔岡有
 隆其阜自古在昔浮圖湧構廢也久矣孰葺其頽我
 侯興起庶民子來塔岡既崇龜峯亦作浮圖對聳精
 英磅礴惟淫斯夫惟正斯崇振民興士賢侯之功侯
 功巍巍峯岡並峙迺權厥民迺奮厥士民歌于野士
 頌于堂有赫侯功百世不忘倚與昌黎其神如水崇
 祀自今禮以義起百世上疇其配之令德顯功符
 侯是宜昌山峩峩武溪活活昭示考成勒此貞碣

瀛溪書院在仁化縣治南嘉靖元年知縣于祥以真
 武閣廢址改建
 仰止書院在乳源縣東嘉靖三年通判符錫建祀
 昌黎周瀛溪二先生

翁山書院在翁源縣東嘉靖中建祀宋進士梅鼎臣
 及其子佐後改作知府符錫生祠議者謂當復舊祀
 典

涵暉谷書院在英德縣涵暉谷東隱士石汝礪著易
 解於此宋景德間郡守王仲達創建慶曆天禧間皆
 繼脩之至元久廢嘉靖初知縣張慎重建

龍山書院在英德縣治北嘉靖初知縣張慎建以祀
 唐介諸寓公

南山書院在英德縣鳴絃峯前嘉靖十九年知府符
 錫建二十五年知府陳大綸知縣陳維賢改祀前令

張慎侍讀黃佐記英德地饒奇石其南特起梳江中
邑大夫惠安張公者也書院後堂扁曰澗江遺澤公
貌在焉左右翼以廂廊前為祠門又前為廳事時以
貞琰勒公所受誥命又前為大門環以周垣最前
濱江為亭者四曰涵暉曰讀易曰薰風曰寒暄則公
昔所建者也凡厥士民入則瞻公風采儼然如在出
則德必公舊遊悽愴興懷揭虔妥靈昭勸來許非所謂
盛德必百世祀者與公諱慎起家鄉進士歲壬午來
令茲邑為政必先無字而後催科聽訟必先誨諭而
後刑罰謹庠序以振教化毀淫祠以興社學平賦役
以均貧富減課料以甦蛋民崇祀名賢構飾臺榭百
爾墜典靡不脩舉他如歲旱則零壇廟而雨至虎暴
則祭山靈而害息徃寇作梗則率義兵以靖之禦災
捍患尤自昔循吏所履見者既卒于官庠生朱孔章
率其同舍若而人耆民木尚清率其同黨若而人狀
其政行聞于監司得列祀于名宦迨甲辰秋士民合
訟謂公盛德洽民最深宜有顯祠以貽永久邑上其
事絕之守貳咸躋其請乃即書院而祠焉且入民助
田租歲收十餘金以為公費乙巳春適公之子大

承靜峯先生來鎮百粵拜與祠下旌倪畢集乞直
以慰去思先生重違其請往復再四丙午季秋先生
乃遣教授王典用齋至輿情欣欣迄冬塑成瞻依
來問然如復見公焉嗚呼古之遺愛昭昭矣於是
邑問記於予惟天地之化理氣未始離也人事亦
如之是故苟有其德發諸其政動與理合雖遠而異
類者翁矣况其邇者乎苟無其德發諸其政動與理
悖雖遠而類者乎况其遠者乎今之與民若此
其異也惠安之去英德若此其遠也公既愛民如子
沒世以來民戴之若父罔一日其遠也先生至塑像成
而情益慰矣其殆理合氣乎使之然乎商子曰南山
有橋父道也與書院名符若有真宰存焉豈天作而
地藏之以待今日與
因併書以示于來者

會英書院在英德縣通遠街嘉靖三十五年知縣

廷詔建

南雄府

大中書院在府學西成化十一年知府江璞創以為

諸生肄業之所無脩撰羅倫記有所大而非常深升之而
而無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
物不有無時不然賢智者過之愚不肖者不及有思
大而無所大也無名也無可名也強名之曰中子思
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強名之曰中者大本
也此心之不偏不倚中體也周子曰中也者天之大本
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中為達道者其用無不備也
中為大本者其體無不具中為達道者其用無不備也
夫是以謂大君子之學持靜之本以存其虛防動之
入則物不交予我矣物不交予我則我之外所以為我
者非人也天也天一人矣夫則天地自外哉江侯伯温
我而遂中自我而大矣夫則天地自外哉江侯伯温
登丙戌進士由冬官出守南雄以致化本于興學建
書院于學宮之傍名曰書院左學宮右郡城中山北峙
其徒陳壁蔡玳來曰書院東西而書院適其中書院
天馬南翔嵐光壑熊隱吹東西而書院適其中書院

後為樓後為亭二東曰光風霽月西曰巖日祥雲
前為堂外為門四環以池池東為登雲橋西為步月
橋中為一鑑亭翼以天光雲影為飛魚躍造于天而
為于吾無適而非中此書院之所名也予笑曰
是非吾所謂中也吾所謂中者何謂之也
聖人為師弟子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民以官為本官
以人為師弟子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民以官為本官
善人為師弟子自易其惡自至其中民以官為本官
大而江侯建學之意也無已則問于唐虞夏后氏之
夫子之孫子思無已則問于唐虞夏后氏之三聖人
方也中而已矣驗先生之言益信
西清書院在府治西正德十六年知府倪宗正建宗

記府治西舊有寺曰崇福俗曰西山前守林崇正黜
邪毀而去之獨留禪堂翼房宴集滄息歲久堦墀塌
沒人跡希至予造觀焉見基址方正襟抱明廣誠宴
集游息佳處高人朗上求之而不可得乃棄于無用
後人之責也遂分命庶工綴蓬軒平蔬圃列嘉樹導
清流茲堂景物之勝增美加麗或曰此非理所先也

予少居官致理者有宴集游息之處亦足以養其清
明純粹之氣使瑣瑣于簿書期會之間則氣先清矣
事幾民隱不能無照其何以應變而或務哉故文王
之聖必有靈臺而宴集游息固不可以既惛淫嫚者
少之也然茲堂也久矣非昔之堂也而人猶曰西山
寺是實是而名非遂易曰西清書院西言方清言地
也書院明示所
崇前守之意也

松崖書院在府治西嘉靖二十七年知府周南建

正學書院在東義倉南嘉靖三十三年知府高冕建

孔林書屋在平林村相傳唐嶺南節度使孔戣子温
憲所築以為家塾

惠州府

濂溪書院在府城西湖山之上嘉靖元年提學魏文

建祀濂溪先生

釣鰲書院在博羅縣僊福都宋豫章羅先生創建置

渡田以贍來學後廢嘉靖十九年主員徐邦仕鄉民

黎昂具奏脩復巡按御史陳儲秀發贖金助成之

乃勘復渡田田白渡自博羅沙頭石灣沙尾大蓬瀝
禮西湖黃家山綠蘭等處盡行復之春秋二祭著為

定典

涵江書院在博羅縣羅僊都周塘嶺側邑人翟宗魯

建子姓讀書於山

文山書院在海豐縣為宋文天祥建

南書院在河源縣正德十三年知縣鄭敬道創建

第進士張宋卿魁南宮皆惠人爲南越倡

元俱在河源縣舊爲社學嘉靖二十

建

花書院

寧縣宋學士羅孟郊嘗讀書於此初

得基于池邊池曰洗硯後人因拓爲書院并翰

堂久廢正德十六年提學副使魏校復建歲時祀

靖三十年知縣黃國奎重修

州府

弔山書院在府城南宋

州王滌建可啓

淳熙中知州元遷於

山慶元五年知

後建于舊址淳祐三年知州鄭良臣改建祠堂

課試諸生是爲城南書莊元至順間總管王元

以建爲韓山書院

吳澄記孟子而後儒之知道蓋鮮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賈太

司馬太史卓然者也徐攷其言論識趣大率無非
歎秦之緒餘於道竟何如哉降自東漢晉不惟道喪
而其文亦弊歷唐中昌黎韓子出追蹤西漢之文
以合於三代而原道之作直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
之道傳至孟軻而止且又爲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
代以下文人所能及哉昔因論佛骨事謫潮刺史其
後潮人立廟以祀宋元祐間廟徙川城之南七里遠
淳祐初又於廟所設城南書莊俾學者居焉游焉皇
元奄有此土屋毀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
廟之舊址爲先聖燕居先師交邸沂鄒四國公侍而
韓子之專祠附唐時先聖配祀獨一顏子宋儒推孟
子之傳由曾子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墳序

於是配孔子者四祠韓而繼一聖四師之後也固宜然書院僅復規模隘陋營繕多缺前守擬更造不果至順辛未夏太守王侯至借其長阿里涉其貳暗都賴哈靈協謀命山長陳文子計其費乃撤舊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直寬袤齊等後有池廣十丈許畚土實之建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關齋舍館諸生日食之供有庖歲租之入有廩教官之寢處祭器之門藏一海陽縣所都實董其役越明年山長陳文子將以潮士之意來請記予謂書院之肇基也以韓子之有見於道也書院之增脩也以王侯之有志於教也潮之士如之何必也學韓子之學業精行完進進而賢則奚翅貢於王庭如韓牒所期而已由是學四先師之學道明德立駸駸而聖則又奚翅篤於文行如蘇碑所褒而已不然學於書院昔猶夫人今猶夫人欲與趙德並日不可是為深有負於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晚賢聖之闡奧乎陳文子曰潮城之東隴水有山公平日憇息之地手種木尚存潮人稱其木為韓木山為韓山後取城東之書院云弘治十年府同知車份買韓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

民地建講堂齋舍增祀名宦鄉賢今亦別建於濂溪祠之左右祀之

正德間御史陳言重脩嘉靖七年知府王袍丘其仁

以教諭陳察請繼建原道堂鄒守益記聖人之道盡其性而已矣性也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充其一體之量而無弗愛焉謂之

仁裁成輔相而各適其宜焉謂之義故君臣父子昭其倫也冠昏朝聘昭其儀也車服放殛昭其政也蚤桑獻畝昭其養也詩書禮樂昭其文也斗斛權衡昭其用也夫是以仁育義肅四達而不悖天得以清地得以寧禽獸得以畜草木得以繁大哉聖人盡性之學乎由此以治民堯舜湯武之為君也由此以事君伊傳周召之為臣也由此以範後孔顏曾孟子之為師也聖學不明而老與佛之徒乘其廢壞而入之自以為道德自以為性命而藐視仁義若有所不屑者故其為教外倫理廢禮法遺棄事物以得罪于聖門後之儒者蒐獵綴緝以求宣暢先王之典則又多其辭說繁其儀文而未求其反身而誠以詎談行或乃晉于子子煦煦以為二氏所哂甚者至于靜言而庸遠

續皇朝文獻通考卷三百六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五 三

之賊仁與義而莫之省憂也嗚呼聖道何由而興乎
 蘇軾虞由陳君原習自太常卿貳謫署海陽之教事
 惻惻然思進諸士于道而士猶舊習未釋也默自思
 曰潮之所尊信莫如韓子韓子之學因闢佛老以閑
 聖道者也曠明而祛蔽其在茲乎乃請于前郡守山
 陰王袍深以為然始與郡丞蕭君世科郡倅陳君碩
 計貲庸而授厥事既先與郡丞蕭君世科郡倅陳君碩
 田丘君其仁繼至亟謀諸郡丞劉君秉鑑力圖厥終
 胥相葺祠宇復侵田以樹風聲鼎建原道堂闢齋舍
 以居諸士相與洗濯而新之未幾陳君量移廣信以
 僉浙泉具書徵記倦焉以嘉惠潮之多士嗟乎陳君
 之愛于潮者勤矣爾多士其勤于自愛乎陟降斯堂
 顧名而思義勿惑于異端之空寂勿溺于俗學之泛
 濫毅然充惻隱羞惡之良以達諸家國天下曰富貴
 曰貧賤曰夷狄曰患難不使須臾離焉夫是之謂志
 道夫是之謂據德夫是之謂盡性以至於命庶以無
 負爾陳君直以無忘 嘉靖二十五年颶風作堂及
 爾韓子碑在縣學 廊俱壞知府郭春震重脩

元公書院在郡學右宋淳祐中知州周梅以祀濂溪

先生今遷於府城外之三利溪亭

得全書院在府城內名賢坊元至正間總管趙箕翁

建以祀趙忠簡公鼎元歐陽玄記故宋丞相趙忠簡

之時以國子博士趙君繼清之請也繼清忠簡之大
 世孫而玄之同年進士也作聞喜祠事甫畢尋遷亞
 中大夫出為潮州路推官潮蓋忠簡為秦檜所斥居
 之地也忠簡為相欲使其君正名定義以討金人之
 罪檜為相欲使其君匿怨事讐以脩金人之好於是
 檜必殺忠簡然後已計行忠簡已斥檜怒未已事未
 可測也忠簡因扁所寓之堂曰得全自以為庶幾獲
 免於權奸之手嗚呼忠簡為國元臣而以免於橫逆
 為其身之幸宋事豈不大可傷也忠簡再斥而潮人
 慕之不忘堂存如新爾後祠之于堂有司因民所欲
 視書院儀歲時遣官獻享迨嘉泰初忠簡之孫為朝
 守淳祐中陳圭典郡咸增葺焉宋祚訖而書院廢繼

清之求外補於潮也志固在得全及至潮刑清訟理
大振厥職因以所得職廩之貲復所謂得全書院於
潮城名賢坊西街之右燕居祠庭講肄之室垣墉門
庶燦然畢備俾潮民之秀受業于其中請設祿事司
校官以主領之報政京師即玄日解之祠君記之矣
潮之書院君又當記之玄竊有感焉古之君子敬其
親故愛其身而以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者為孝若魯
子之孝稱致致然保是以為訓也然語有曰事君
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而不有之名也其全其毀豈
復計哉龍逢比干未嘗以是有負於孝公有致身之
義於宋何獨以得全為幸乎已而思之在其當時使
忠簡死於檜而其死而無益於事則不當惜也方
檜挾上令行已私與其徒死而無益於事則不如姑
全吾父母之所生事君親之道猶庶幾者也忠簡
之為是言豈得已也哉况萬一檜斃身得獨全猶與
收再用之功也又焉得不以是身之存為一時之幸
乎至於使公獲奉其得全之軀以歸其父母而使宋
之時君不獲有其全付之業以見其祖宗殆天之所
為也雖然忠簡不幸遇夫幅員分裂之世遂齎志以
歿繼清乃幸生乎車書混一之時北作解祠南為潮

之書院相距萬里所於無不克
乃祖之所遇數宜其有光于前
簡之以道事君而於得全為非得已
親為孝而淑人以錫類則藏脩進退動容
黎獻哀然為特出焉此作書院之本
本意也忠簡名昂繼清名質翁

匯川書院在大埔縣新寨社舊安南等址嘉靖二十

六年知縣曾廣翰建

神泉書院在縣東二里曾廣翰建

肇慶府

崧臺書院在府城東據阜臨江正統五年知府王鏊
建正德六年知府程時昭嘉靖二十六年知府胡純
重脩跨通衢為樓中通隧道上為崇文閣兩廊為號

舍明副使王大用詩繫舟崧臺下日夕自川流梅入
 半空暝虫聲四壁秋未懷蘭水碧行卜草堂幽偶
 爾發深省漁歌消客愁○郡人嚴逢記郡城東臨江
 一里許有石竝立如臺其頂平夷可居正統間守是
 邦者建崧臺書院以祀鄉賢且為士人講讀之地歲
 久日圯鄉賢遷考學宮而牆壁鞠為茂草于茲蓋數
 十年矣正德辛未秋初門程侯時昭來守茲土政通
 人和百廢俱舉越王申春詢知其廢缺狀即往訪之
 徘徊瞻顧慨院宇之蕪穢喜餽羊之猶存乃集工市
 材命義官陸軒董治之凡所經理皆釐以成法樓仍
 其舊而規制則新樓之上則扁曰第一景樓之下則
 扁曰文會堂樓前左右各創齋房數楹以為儒生肄
 業藏脩之所齋之外為大門榜以崧臺書院焉垣壁
 之堅甃砌之密工勤力聚官能體心無一不如此者
 由是蕪穢悉除圖書復度堂宇軒豁愔懽瓌進脩
 有地絃誦日興登斯堂也蓋有親賢友善忠君愛親
 景行先哲私淑具身者矣若其飛甍接空高棟凌雲
 山光水色極目無礙登斯樓也蓋有隘而思廣蔽而
 思明消去人欲豁我靈扁者矣然則侯之脩北奚獨
 為一時觀視之美而已哉厥功告成侯與僚寮諸公

親造挑覽載色載嘯日昃乃返既而擇謹慤者守之
 給以公餘俾常洒掃致潔以備臨蒞時與諸生講問
 彝倫之理以為國家異日得賢之助其用心之密也
 望之深振奮作興之功可謂至矣詩曰成人有德小
 人有造詎不權輿於斯乎適孟秋 壘書擢侯為胡
 廣憲副屆行鄉之耆老子弟恐其久而人不知所以
 也欲刻諸石以告來裔求予文以記之嗟夫天理之
 在人心未嘗一日而不存况侯興起斯文之功出於
 數十年周弊之餘是尤天理人心之不容泯滅者雖
 不刻石其能不傳乎然必欲垂之久遠而自不容已
 者又郡人秉彝好德之公心也遂為之記○嚴逾重
 建崧臺書院記書院古今在處有之然得閱係之重
 而成遠大之功維茲崧臺也蓋城東龍津之游躡石
 飲江襟抱下流必增堆埼然後氣無虧踈物有蕃阜
 其閑係郡治不輕矣元至正間月心僧結石頭菴于
 塌王統五年郡守王侯瑩以豐校所闕乃即廢址建
 院以為圖書之府其見益深遠矣夫何歲遷雖喬木
 有存而頽垣衰草甚可嘆者正德王申初門程侯時
 昭始致脩葺而吾兄時鑑亦嘗記之曾未幾時而荒

蕪如舊嘉靖甲辰仁和胡侯經以宮保端敏公之嗣
 來守吾邦令明志潔訟簡政和於是士民舉書院言
 之侯即欣然曰吾志也遂言于臺院既獲俞允卜日
 經營而貳守餘姚趙君垣通守安成劉君隆咸與贊
 焉乃東闢西拓命知事駱友道鳩集董之是以堅甃
 貞珉陔聚丘累外則凭虛列牖俯闕通衢而中開納
 陛內則重門少廡翼以兩階而號舍對楹輔仁有堂
 崇文有閣華扁以壯觀之實為嶺海佳勝而超絕古今
 又大書華扁以壯觀之實為嶺海佳勝而超絕古今
 矣兩庠之士樂育其間如登春臺躡天根精神怡朗
 需齊道腴沃其文章以為家國瑞向何其幸哉迄今郡
 士乃謀於司教諸君屬逾記焉逾曰胡侯作興之志
 愛諸士也諸士念之其亦自立已志以終侯之志可
 乎昔文定有言已志不定則學術不明學術不明則
 儒道不顯而風俗不羨諸士能定其志必明其學術
 行將擢巍躋要以為山川光後俟接踵而永譽無窮
 矣如但爵祿之味深而性命之識淺其何以萃靈鍾
 秀而稱我侯遠太之志也哉諸士其念之遂書以
 濂溪書院在府城東三里舊天妃廟址嘉靖四年

府曾直建

興文書院在四會縣北金鷄山之陽祀周元公舊名濂溪書院

澹菴書院在新興縣治東廢夏院寺址嘉靖四年提

學副使歐陽鐸改建祀宋胡銓

濂溪書院在陽江縣學東祀濂溪先生

同人書院在瀧水縣城內即舊儒學址正德二年學

遷于縣治右九年知縣歐一清因舊基改建扁今名

瀧江書院在瀧水縣永安門外學基之前舊漢封祠

址嘉靖初知縣鄭復改建

高州府

高明書院在府學西南嘉靖九年知府石簡建

茂山書院在茂名縣中博鄉元末已廢故址尚存晉

高涼大守楊方著書之所俗誤改為王濬乃益州刺

史龍驤將軍非也今改正祀之

松明書院在石城縣永寧鄉宋學士蘇軾謫居時建

今廢址尚存

廉州府

尚志書院在舊府學故址嘉靖二十四年知府胡鰲

改建制中為克復堂堂後為四勿軒為尊經閣為正

學祠東西為號舍為射圃又有應芝夢麟二亭有環

翠閣閣下有湖湖中有三塢塢各有亭堂前為儀門

扁曰崇正御史陳儲秀記廉瀕海為郡士風少振故

以其地易之相傳為元時事也循襲至今未之有改

嘉靖甲辰胡子鰲來守是邦詢及故址慨然曰那正

相易是道之弊也君子大其書廬其居猶懼弗振也

可使居吾之居耶且茲學宮古聖賢所栖神學士大

夫肄游藏息之地棄而興黃冠之徒俾之從容飲食

於中彼得持其說與吾道相頡頏儒者之教亦寢微

矣昔孟子有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固欲

熄二氏以行吾道尚可使之居吾居乎哉夫荒坵弊

址為古聖賢寓遊之地至今想慕其人而重其名猶

相與表樹崇揚使不致泯沒矧故學宮耶胡子茲舉

也其知道矣毀其像別其居使復為書院進諸生講

習課肄乎其間擇學宮之賢者分經而教之是以育

才而示之趨也扁其門曰崇正明其不墜知邪也

禮學卷三

庚

趨於盛矣平若夫講饌游射之所門堂池階之制因
 舊飭新規畫周備隨地更名意義具見予固弗及詳
 也夫物之廢興固亦有所待者而邪之終不可又前
 勝正君子其亦慎於所處也已矣爰作是記
 為火門扁曰尚志都御史張岳記蕪州府學舊在城
 故城濠庫湫散陋學官弟子屢以為病圖遷外之南
 屯府學於城內東南朱砂崗之陽因老氏宮拓治之
 而稍葺舊學為有司歲時拜表習禮之所然府學改
 建未幾余即奉命兩浙督學廟廷規制與夫講堂齋
 舍廡宇之類未及備為去其後又閱兩太守雖嘗為
 之竟未能備甲辰冬太守胡君鰲首重學政既脩學
 如制矣又患弟子日增齋舍不能容則因故府學增
 脩以為書院中闢講堂旁列齋舍講堂後為會食之
 堂又其後為度書之閣門庭涂徑沉邃嚴整於是兩
 學之士進則瞻依夫子廟旋升降揖讓於階序之間
 禮法肅然也退而蒞脩於此又得屏紛囂一思慮親
 師取友無異物以遷其業其餼廩膏燭之費咸有不
 給不以累乎其私其於學也真可以不勞而能矣所
 患者惟恐志有不立無以實其功爾夫古人入學之

初即欲明明德於天下其所志之高且遠如此要甘
 所以用功惟欲格致誠正以脩其身其曰欲之云者
 一念為主於中如饑之欲食渴之欲飲不得所欲不
 已夫子十五志學所志即此欲也又以耻惡衣惡食
 為志道者深戒所志所恥學者可以反求諸心而審
 其從違之端矣夫志於所不可不志則反身有力積
 其功用以至明明德於天下非由外也耻其所不當
 耻徇私襲取之弊雖至於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必且
 隱忍為之嗚呼嚴矣今學者之所志而欲者果何事
 耶其亦有同於古人乎其否也必思有以易之易之
 之方莫若亟去其所不當耻之耻不耻則不求不求
 則此志無所封蔽推奪如初奮之雷驟决之水果敢
 堅定其進而達於古人之學孰能禦之胡守既成茲
 役狀其事白且請揭之嘉名以昭示學者余為名曰
 尚志書院蓋教莫先於庠序道莫備於賢聖今之士
 其操術非不正也志有不端所操之術適以濟其私
 心而誤天下國家者有之矣苟顧名思義常惕然警
 省於心焉則書院之所以資於學力者豈淺乎哉
 了齋書院在府治西宣化坊成化中知府劉烜建祀

宋陳瓘嘉靖初提學副使歐陽鐸題曰了齋書院

鐸復了齋議陳忠肅公徙廉州福所寓曰了齋而讀
書其中後人稱了齋先生始此廉州志云故址在今
郡治宣化坊下又云公任左司諫以崇寧二年遷廉
州了齋著尊堯集郡人包義民作祠堂記又言公以
左司諫極論蔡京魯布遂貶袁州移廉州所著有尊
堯集若壁記按本傳及通鑑公諱瓘字瑩中南劍州
沙縣人甲科歷官左司諫論罷蔡下因龔夬論蔡京
弁明宣仁誣謗皆在宣符三年已嘗出知無為軍徽
宗即位用曾布薦召為左正言本傳云為左司員外
郎在建中靖國元年因與布書爭辦不合布忌之出
知秦州未嘗遽貶袁州是時蔡京先已罷翰林學士
承旨公去逾月而京始復其職明年改元崇寧九年
治議復元祐皇后者貶宰職官安置待從臺諫龔夬
等十七人于袁州公蓋當是時得袁州二年春正月
安置元符末臺諫官任伯兩十二人于袁州公乃自
袁州移廉州則京下脩怨而百以黨事陷之四年九
月詔徙元祐黨人近地公乃徙柳州計在廉不下三
歲志又言一夕星殞齋前光焰如晝翼日詔書召還

事不見史不必其有無第召還則有不然者蓋五年
春正月始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稍復其官盡還諸徒
者本傳故云廉州移柳州稍復宣德郎豈父老見公
去遂謂召還歷世傳聞相襲而作志者未暇詳耶公
既復宣德郎坐子正彙訟京搖動東官安置通州又
徙公州五年得自便復承事郎卜居江州未幾令居
南康甫至又移楚無一日安皆京父子為之擢階宣
和六年卒又二年而京死潭州修甯雷州又一年而
汴京陷矣公既沒高宗思公謹論賜諡忠肅了齋得
名史鑑皆弗及體要固然然今志以為在宣化坊下
必有而所受遐方僻陋之地中原人至是然而喜矧公
謙和而莊光輝所被其不為異人也哉固宜有即其
近者相傳以為勝而諸嘗為州者亦必有賢人焉舉
而風勵之惜廉無舊志弗可考已所及聞者我朝
成化丙午知府劉君恒因了齋址為祠即包所記者
正德丙子併入先賢祠而祠廢又七年為嘉靖壬午
魏君校督學至廉改北府廟為忠清祠奉漢太守費
公貽孟公嘗并公為三人又明年鐸承乏至三日謂
祠下徘徊顧望莽然原野間入城謁先賢祠則流寓
名宦各位相錯又西行十數步訪劉君恒所建祠堂

已勸為草莽然斷椽殘瓦尚隱隱可尋乃與知府韓君鸞議以城東遙祠俗稱元帥廟者改為寓賢祠以祀蘇公而凡若干人撤忠清祠屋即宣化坊舊址改建了齋以奉公且諡之曰君子之道用則思行其志因則思守其節非以求名也而懷者為功知者為德功必思報德必思崇亦非有求也祀不與則人道廢禮不秩則政紀壞如之何其可也夫以數君子之靈異世相感陟降左右寧復有他憐哉雖然非所以語民也父母之恩師友之義由夫生者殊矣是故祀有之合而非簡折而非離祀而非棄專而非誦由夫民也即使其過祠不顧而思之曰是嘗治我能覆被我者其可忘乎又顧而思之曰是嘗辱在茲土而耳目我以嗔乎人數者也其可忘乎以篤忠愛以生禮義以明君臣以叙父子此名宦寓賢之所為拆也了齋猶夫寓也而得專祀焉則固嘗有其地也隘矣而不改卜良所習也巴嘗為祠而復曰了齋齋公命也創者宜擇求者無作是道也亦將示之教焉韓守曰然祠則請敬易了齋之復請一月為期如其祭也李何曰自齋出主合祀于寓賢祠式序以世尊自世而降

祀畢歸主于齋加櫛焉不欲賣
民也韓守曰然作復了齋議

和融書院在永安所城內知府張岳即舊珠池公館
改建

海北書院在靈山縣嘉靖十五年僉事王崇遷學於
城外以舊學地改建

雷州府

平湖書院在海康縣西湖上今旌忠祠內宋郡守陳
大震初建萊泉書院以祀寇萊公又於湖西建瀕海
書院以祀蘇東坡穎濱二公宋末傾圮元初寇蘇合
祠乃更名平湖書院取東坡西湖平狀元生之語也

大德中庶訪使蕭大登建先聖燕居堂于中復祠田
置山長聚生徒以廩給不足罷之至大元年郡士李
熙伯由文學為山長復掌教事言于憲使張忽里罕
撒奏聞命下憲副李恪經歷郭誠重修 本朝成化
中郡守魏瀚改為旌忠祠路開南改弘治十一年太
監傅倫又於祠西索民地建復書院有井渠臺亭竹
樹可翫今廢其址尚存正德十三年知府王秉良仍
建懷坡書院於西湖東今亦存其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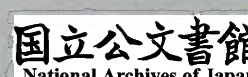
崇文書院即海康縣舊址嘉靖三十三年知府羅一
鸞謂儒學號舍未儘多士乃即其地創建書院扁曰

崇文堂宇號舍咸備

崇政書院在遂溪縣北嘉靖二十九年知縣張天叙
建

文明書院在樂民千戶所城內宋蘇軾謫儋州徙廉
州道經興廉村建炎三年更為蠶村後併入城內謂人曰斯地景勝

當有文明之祥既去月餘瑞芝生後人即其地建書
院扁曰文明宋末毀于兵至順二年鹽場管勾彭從
龍復脩之立殿堂齋廡注山長置學田春秋二祭之
禮備焉歲久復圯嘉靖三十一年知縣張天叙乃捐
贖金重建



瓊州府

東坡書院在府治東舊在府城北宋蘇軾安置昌化時嘗寓此有雙泉遺跡後北歸鄉人思之因建書院以祀之宋院制中外有錦衣堂泂酌臨清濯纓等亭元設山長藉儒生為藏脩之地有贍學田租以供餼

厚元王士熙詩元祐先生玉署僊海南遺跡有雙泉

九曲斷碑懷古又千年醉醒誰本朝天順間遷建于

小西門外成化四年知府蔡浩復遷今所十二年知

府蔣琪重脩瓊人呼東坡祠云

桐墩書院在瓊山縣東五里正統間貢士陳文徵建

會鄉子弟講學

學士劉儼記琴書君子所事也因其

妙亦已難矣其有無是而旋養其材製其具以留心於所事非深知篤好者吾未見其能爾也瓊州陳君文徵聞敏有遠識游學庠序經藉子史百氏之書能盡得其要領嘗自謂書以窮理道琴以禁邪思學者必禁絕其邪思而後理道可明是琴與書其事雖殊而其用常相須然書可多積矣琴之材而中者惟桐桐又非瓊所常產是以瓊之人多琴之材而中者皆琴之有吾竊惜之乃於郡城東五里許得一墩焉高可數尋其下平田沃壤溪流環抱正桐之所宜生也於是復加石其巔樹桐十數本且築室于麓藏書若干卷日探計其中以待祠成材而用之因名曰桐墩書院間來京師屬余記惟昔王充無書閱於市肆陶淵明素琴無絃謂得其趣而不勞於音是二人者皆足於已而無及於人今陳君於琴於書既兩得其趣矣而復多聚書於樹桐以備其用以啓迪乎後昆旁及乎鄉郡吾知瓊雖遠在海濱異時絃誦之聞無間鄒魯將不自茲始君今膺貢而來陞于太學駁駁乎嚮用有日推其行於家者施之又將見燕善天下而

四方皆絃歌矣

奇甸書院在府城西北丘文莊公濬建後鄉人感東

坡先生過化中設主以祀今建景賢祠于其內又有

藏書石室在府學明倫堂後孤家自記予生七歲而

為人取去其存者蓋無幾稍長知好取而閱之率多

斷爛不全隨所有用力焉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

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

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編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

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力

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異可再求也

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早辭下氣惟恐

不常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免至十數人積久至

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以相拒絕

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

且迂不恤也及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

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謁先聖于學宮林然

勸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可久藏謁平生積聚

鳩工鑿石以為屋凡梁柱楹瓦之類皆石為之不用

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

於癸巳年七月為錢總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

中為大樹若干內皮以書僅成予即北上竊恐後人

不知予得書之難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乃

自書其事而為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聖之微

而可以包六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

久由一處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

道夫豈外乎是哉

豐隆

三

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老矣不及見也雖然冥漠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惕然快驥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陰碑

西洲書院在府城東里許侍郎唐胄初為主事時建

為讀書之所叅議清河張簡為扁曰養優書院後憲

副王弘按瓊始易今名

崇文書院在瓊山縣兵備道後嘉靖二十一年兵備

副使陳茂義建內置橫經講道堂及師生號舍

天池書院在澄邁縣東嘉靖二十二年知縣秦志道

建議習泰泉鄉儒於此縣人遵行之

澹菴書院在臨高縣西嘉靖二十五年知縣陸湯臣

建祀宋胡銓正廳五間兩傍號舍各二十間擇生員年少質敏者課之給以燈油之費

東坡書院在儋州城內嘉靖二十六年知州宋塗建

祀宋蘇軾

振德書院在儋州城外嘉靖二十四年知州潘時宜

建

論曰書院非古也脩書置院其肇自唐乎開元中東宮

藏經籍置脩書院已而大明宮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凡以廣購集事校讐也逮宋

嵩陽廬阜嶽麓睢陽各立書院居生徒賜之經傳以

相數學雖吾廣亦建番山書院以藏書講授蓋聞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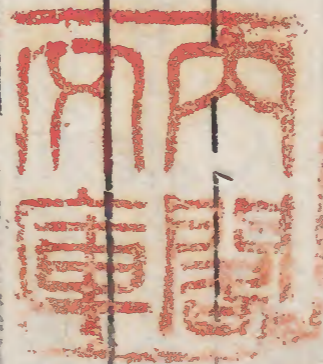
湖之風而興起者也淳祐四年經畧方大琮於廣州儒學建番山書院其旁列文行

忠信列郡於焉視倣而俊游雲翕五季青衿政衰緣
茲文治熠然丕振其亦奎聚之徵應與夫大學之教
行而成人有德小學之教行而小子有造則亦何賴
乎此惟夫學官教導亡實徒事逢迎鈞聲利講學既
廢脩德奚由邢邵謂此何異兔絲燕麥則夫別設書
院以延名儒淑子第文焉可無哉嘉定間教授許巨
川建觀德亭番山下以合射正德初猶沿之禮備樂
和觀聽感動更肄四禮陟降雍容以是知山水之間
可以周旋揖讓也丁廼購地泰泉山椒築書院朋來
弁集以麗澤焉觀而察之悟夫因高事天因下事地

及朝日夕月升山沈川之類凡禮者為異皆可推也
爰纂禮典貫而一之悟夫天地訂合陰陽相得及律
呂相君歌奏相命之類凡樂者為同皆可推也爰纂
樂典然此特品節度數之末焉爾必有聖人建中和
之極天叙我惇若源之鍾委天秩我庸若網之在綱
而又合萬事為一理萬民為一心千載為一日四海
為一家則可言制作而躋五三之盛矣是豈易易者
邪記曰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蓋六藝莫此為大講習
其末亦可以漸反其本也厥後挾策鼓篋而至者病
其荒遠則又闢先人粵洲弊廬而息焉藏脩暇日復

習射其中周旋揖讓亦靡不足者猗乎昌黎濂溪過
化名儒之首也俎豆之地有詩書矣而禮樂尚闕盍
亦倣古樂正所崇而施諸教哉

贊曰唐有昌黎宋有濂溪過化作人粵俊思齊龍光
鶴鳴淵潛山栖廬彼狄居耀我文奎禮先樂後顏波
可隄



廣東通志卷第三十八

